

藏书4000余册，闲时读书写作画画，安泽余内心丰盈，世界变得安静——

读书达人

淘书记

本报记者 齐斐斐

有业余爱好的人，生活中便会多些趣味，也更能感受生活的丰富多彩。就职于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安泽余，多年来，业余时间淘书、读书、写作，目前已藏书4000余册。

书摊儿上的常客

走进安泽余的家，目之所及全是书。从床头到床尾，从书房到客厅，书籍琳琅满目。置身书香中，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下来。

坐在书架前的木椅上，安泽余娓娓道来。他的故事就像一本丰厚的书，一页页展现着精彩的瞬间。他自幼爱好书画，上学之余在画画上下了不少功夫。自习绘画需要美术资料，可这些“高定版”的资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是很少见到的，他只能去县图书馆借，或向同学借来细细研究。工作后，有了收集的条件和闲暇时间，安泽余便走上了淘书之路。

几十年来，他的周末时间，多用在淘书上。沧州的周末旧物市场以市区小南门金街一带最为热闹，多是沧州市或近郊县的书商聚集在一起摆地摊，品种之盛令人挪不开脚步。安泽余最爱逛的是旧书摊。说是旧书，其实大部分还包着塑料膜，原封未动，大部分书籍品相都不错，少有破烂不堪的。

安泽余说，金街的书摊，常有的四五个，各有特色。一常摊老板姓刘，年逾古稀，身健体壮，性格幽默，脚踏三轮车，只要不下雨，周末必到。他的书价便宜，常有老主顾在摊前畅谈欢笑。安泽余印象最深的是在他的书摊花3元钱买过一本“闲趣坊”丛书之一的《北平味儿》。这本书里皆是老一辈文化名人写北京美食的短文，读来亲切、生动，有舌尖生香之感。他赶紧收入囊中，细细品味。

另一书摊老板姓苗，已过知天命之年，人勤快，书整洁且量大，摆开要占半条街，常分类卖。有时摊上书皆1元1本，有时则5元或10元不等，较贵重的则每本有标价，也时有字画出售，多价廉物美。有一次，安泽余在他的书摊购得《中国京剧》杂



志80多本，每本1元，很高兴了一阵子。不是觉得捡了便宜，而是一次买了这么多本，这样的机会很难遇到。

除了周末书摊，他还在下班或休息日骑车转路边书摊。那时，道东、北环、水月寺大街等处马路边平日也有书摊。在这些书摊上，他曾淘得很多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“小人书”。书友们的谈起，常赞他好运气。

机缘巧合“淘”藏品

安泽余这些年淘的书有4000余册，有些“藏品”的寻觅过程多是机缘巧合，说来也算趣闻。

他曾在道东路边书摊淘得“文革”前名家绘制的连环画数十本。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连环画收藏在全国逐渐兴起，安泽余幼时绘画受连环画的影响很大，尤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连环画绘制之精妙，达到了连环画艺术的最高峰。当时全国名家荟萃，创作的连环画精彩纷呈，蔚为壮观。因此，收集“文革”前的连环画成了“连友”最热衷的事。

1999年秋天的一个周日，安泽余逛完火车站古玩市场，没买到心仪的旧书，看时间还早，便骑车奔千童大道一卖旧书的常摊而去。到了书摊前，就见摊主正在整理刚收到的一批连环画。

“又收了新书？”“啊，就这些。”边搭讪着，边看着摊主面前的书，安泽余心如鹿撞：好一批小人书，品相很好，十几本的老版连环画，怎不让人激动？摊主将书分为两类：“文革”前老版一摞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非老版一堆。

“多少钱一本？”“一块钱一本。”安泽余甚为惊喜，急忙一摞摞数起来，非老版的一百余本。他刚要清点老版书，摊主一句“这些不卖”，让安泽余心凉了半截，他知道老头儿不甚懂连环画，“怎么老版书就不卖了？”他问。“这些得一块五一本。”老头儿一句话，让安泽余心里简直乐开了花。此次一下子买了170余本，其中老版连环画十几本：《白蛇传》《玉堂春》《五朵金花》《十五贯》《打严嵩》等，都是连环画藏品中的上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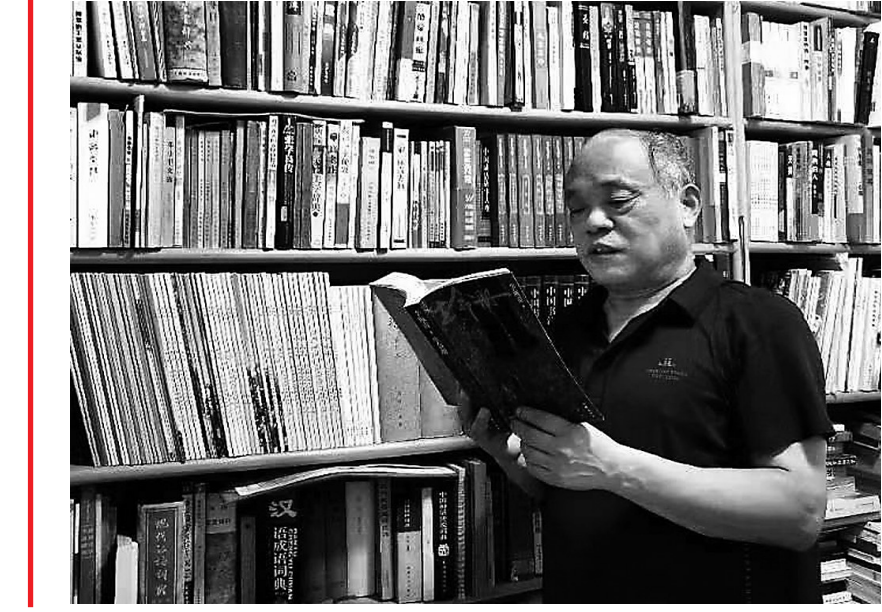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他在车站古玩摊购得的民国石印一套《聊斋志异图咏》。那是2005年冬天的一个周日，安泽余如往日一样在各摊位前溜达，忽见一古玩摊上散乱地放着4本旧书，定睛一看是《聊斋志异图咏》。这本书是作者为聊斋故事绘制的插图，上面还有题诗，白描精雅，古意盎然，诗画各得其妙。询问价格后，安泽余花了400元收入囊中。“这本书近乎全品，绘制精良，是珍藏的佳品。闲来品读，岂不快哉！”安泽余笑着说。

用诗画记录生活点滴

经年淘书，家中已是“书满为患”，可他依然乐此不疲。

书屋背后的故事

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张耀胜



做个纯粹的写作者是快乐的，每当看到作品变成铅字，那种开心自不必言说。读与写的过程有苦有乐，东光的金培瑞对于书的痴迷和爱惜，就曾感动过很多读书人，熟悉他的人都说：读书爱书，当如此。

栖霞街·后花园

从东光县城经大运河畔往东行10公里，就到了东光县于桥乡西小崔村。村里有条南北街叫栖霞街，金培瑞的诗集《栖霞街》由此得名。他的家就在这条街上。

他家的东面是一个大园子，种着花花草草和各种蔬菜，经常是蜂蝶飞舞、瓜果飘香。千姿百态的物象给了金培瑞灵感，他创作出了30多万字的散文集《幸福的后花园》。家，是他读书写作最大的素材来源。

小时候，他家老屋有个小书箱，似乎被人遗忘了好多年。他懂事后，那个小书箱被他翻腾来翻腾去——不识字时看上面的画；识字了，就隔三差五地读那些刚刚认识的字。

老金家是中医世家，金培瑞的爷爷金澄源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中医。这书箱里多半是医学书，有些还是线装木版印的，十分珍贵。另有一些是他叔叔用过的文学书。方志敏的《可爱的中国》、前苏联作家波列伏依的《无脚飞将军》……那些书，给了他初识文学的启蒙。

放着书箱的老屋也就成了他的第一个书屋，这是一个多彩的世界。久居津门的叔叔回来探亲，常逗他，将他倚在炕头墙上的报纸倒

过来。他便赶紧纠正过来，并嘤起小嘴向叔叔发难。当初那只是叔叔和他做的一个游戏，不承想，这个游戏成了他迈向文学艺术殿堂的阶梯。从能用文字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，他就时不时地与叔叔交流文学和书法。前期通过书信，后期通过通信，再后来叔叔常回老家来，他便当面求教。

1983年底，金培瑞当上了村里的小学教师。在翻盖老屋时，父亲让木匠师傅用剩余的木料给他打了一个书橱。书橱虽不大，却满足了他那颗爱书的心。在新书屋里，他读书如痴如醉，拥书而眠便成了他的一种习惯。

新书房·书三千

1991年末，金培瑞调入东光县文教局工作。1998年秋，他住进了新楼房。他在书房的西墙上做了一个大书架，都是单层隔的，虽然不很美观，但经济实用，查找起工具书来十分方便。终于，多年集藏的5000册图书有了落脚之地。

有了新书屋，买书更上了瘾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他必去的便是书店。不管书多厚，价格多贵，只要对自己有用，他都毫不吝啬。尤其发现新作者的书，他更是爱不释手，最终都会“请”回新书屋。

藏书愈来愈多，他创作的精品佳作也不断“飞”出书屋。2007年，河北人民出版社杯“我的阅读生活”征文评选揭晓，他的《家有书三千》获一等奖。他的第一首诗发表在《武林》杂志上，作为写作的缘起，他把这本已被翻得稀烂的书摆在书架最显眼的位

谈书也能读出名堂来的人那才有兴趣。金培瑞专爱读传记类文章，所见名人传记几乎都读，人物、事件、时代背景都了解得清清楚楚，甚至有几个版本也都知道，逢人便讲，烂熟于心。

几次搬家，书虽沉重，但他一本都不愿舍弃，即使有些书已过时无用，他也都珍藏起来。

推广人·浸书香

2016年，他又搬进了新装修的住宅楼，三室两厅。新房里装得最漂亮的是书屋。排列整齐的书柜，分门别类摆放着各种书籍。

2018年9月，由省文明办举办的“我家40年”善美家风故事暨文明家庭事迹征集展示活动中，他的《总有那么一抹书香萦绕》获评“网友喜爱的家风好故事”。

2020年4月，沧州市委宣传部面向全市评选、命名首批“百名阅读推广人”，金培瑞入选。

同年7月，他和东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协商，在中心四楼辟出一间展厅，用以展览自己收藏的图书。这里面多是东光人自己写的书，也有外地人写东光的书，涵盖面很广，包括文学、历史、书画、摄影、方志等，另有一些历年出版过的报刊，甚至一些上个世纪油印的文学社刊物也在其中。

2023年，他的书屋被市委宣传部分命名为“金培瑞文学艺术工作室”。他主编的《观州风》被河北省文联主办刊物《河北作家》文学园地推介。

一路走来，书香浸润着金培瑞，激励着他在文字的天地里快乐生活。

沧州人·沧州诗

《西园远眺怀旧从游不至》

苏 珥（清）

年年把手共登临，此日何堪入故琴。
径满烟萝都作障，泉分岩溜自鸣琴。
酒亭会有关幽梦，兰沼无期信感心。
最是桃花争欲放，一番风雨晓寒侵。

赏析：
苏珥，原交河县（现属泊头市）人。雍正十三年拔贡生，官新乐县教谕。
这首诗有两层解读：其一：西园是诗人和某个友人常聚的地方，今天只有诗人自己前来，友人不知身在何处。藤萝依然茂盛，它像是一道屏障，阻断了友人的脚步，泉声淙淙，只能独听。之前在酒亭畅饮的景象仍历历在目，兰沼之约，也不知何时实现。最让人惋惜的是，眼前的桃花颜色正好，朋友如果再不到来，恐怕风吹雨打、颜色凋零，到时良辰美景不再，只剩下晨风晓寒。其二：诗人所怀的从游旧友不知道是谁，可能不在了。全诗都在触景生情，颇有物是人非之感。
首句写二人交往之密，次句写孤身旧地重游。小径边缘爬满了藤萝，它既是有形的屏障，也是无形的阻隔。淙淙山泉从石壁落下，就像清脆的琴声。这琴声，不由让人想起伯牙子期，人琴俱亡。往前走是一座酒亭，之前二人经常对饮的地方，今后再想招邀畅饮，只能从梦里实现了。同样，再次泛舟兰沼，也是遥遥无期，或者说永无可能！想到这里，心中猛然一痛，人的生命如此脆弱，就像娇艳的桃花，风一吹，就落了，留下的，是万古苍凉。
孙 建 齐斐斐 整理

一个高中生的“侠”世界——读郑权长篇小说《天雷》

赵 寒

我初识郑权是在一次文学讲座上。他就坐在我的侧前方，一身学生打扮，活脱脱的一个腼腆大男孩。读了小说《天雷》后，我才真正了解郑权和他的精神世界。

小说讲了一个穿越寻侠的故事。小说的主人公紫冰是一位高中生，也是一位武侠迷，被天雷击中后，穿越到明朝。就这样，一个满脑子的行侠仗义、惩恶扬善的文弱书生走上了寻侠之旅。在寻侠的过程中，他遇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红颜知己兰婷。虽然他只是一介书生，并没有什么武功，却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联合武林各大门派，和邪恶势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，最终战胜了邪恶。

郑权1993年7月8日出生于黄骅，现就职于沧州海事局。初中时开始涉足文学创作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天雷》、中篇小说《死亡列车》等。他从中学期间就痴迷武侠小说，并开始着手写这本书，历时4年完成。

这本书的情节主要围绕着4条线索展开。第一条线索就是第一篇“狼啸江湖”，围绕着狼毒之谜展开，并留有伏笔；第二条围绕第二篇“津南危机”展开，主要描写了主人公协助朝廷粉碎东厂党阴谋的过程；第三条即第三篇“龙魂之怒”，围绕着帮助龙灵族收灭天火“龙魂”展开；第四条则是第四篇“血战江湖”，也是本书的高潮，讲述了各大门派联合起来，同心协力最终消灭了丧心病狂的罗利门魔头影魔的过程。

在人物方面，作者成功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品格高尚、身怀绝技、除暴安良的武林高手，如玄心大师、青峰真人、寂灭等。也刻画了像林公公和玄觉这样不

齿于人的奸佞小人，还有像狼人和影魔等嗜血成性、杀人不见眼的残暴邪恶势力，让人读后咬牙切齿、恨之入骨。

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作者刻画的主人公紫冰和爱侣兰婷、潮云和幽雪兄妹等这样有血有肉的小人物。说他们有血有肉，是因为他们被塑造得并不是很完美，多多少少都有点瑕疵。他们没有什么绝世武功，而且心中还不时有那么点儿“自我”，不时耍些小伎俩。读后会感觉这样的人或许就你身边，比较真实。但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心怀正义，有一颗仁爱之心，都有行侠仗义、默默奉献的武侠精神。正因如此，潮云为了收灭天火“龙魂”，不让自己危害人间，最后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。兰婷更是为了战胜凶残的影魔用自己的身躯挡住三煞青冥剑，真正做到了“以爱祭剑”。按作者的定义，他们都是侠。

小说语言自然流畅、通俗易懂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作品中还巧妙地夹杂运用了一些黄骅方言、俗语甚至流行语，这样读起来更加生动诙谐、接地气。

读了《天雷》，我对作者、对穿越武侠小说有了全新的了解和定位。我不认为这样的小说只是年轻人的专利。正是因为穿越，作者可以跳出自身的生活环境，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；而武侠小说则给人们描述了一个行侠仗义、惩恶扬善、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理想侠世界，这也正是每个有正义感的人所追求的完美世界。

海兴新添3处职工书屋

本报讯（寇洪莹 邵彰霞）近日，海兴县总工会在县卫生健康局、小山乡人民政府、河北北方精艺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举行了县级职工书屋授牌仪式。截至目前，海兴县共拥有3家县级职工书屋、2家市级职工书屋。

此次授牌的职工书屋均有藏书800册以上，并配有电子阅览设备、配套桌椅、书屋管理制度牌，同时设计制作了书